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人部二十 胷 心 膽 手 臂 足 髑髏 形貌 影附 相似附 神彩 容儀

胷一

說文曰胷膺也臆胷骨也 釋名曰胷猶啌啌氣所衝 韓愈與崔羣書曰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

胷二

增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漢書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世説王忱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唐書曰高力士幼與母相失為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果如言

胷三

增撫膺　穴胷　文選撫膺而恨也撫膺解攜手　彙苑李密敗王伯當曰豈公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而穴胸所甘也

原得卵披　伏弩射　列子得卵披胷　漢高祖與項羽對

軍數羽十罪羽伏弩而射漢王傷胸高祖詐捫足

坼而生禹 帝王世記曰禹母吞神珠胸坼而生禹

束而見使 左傳魏犨爇僖負羈氏犨傷胸晉文公愛其才使視之犨束胸而見使者

胸四

原釋名曰臆 釋名曰胸臆也

孔子有文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結胸 山海經曰有結胸國人為人結胸如人結喉也

貫胸 又曰貫胸國為人胸有竅

蕩胸 張衡南都賦曰清水蕩其胸

值胸 當味值胸

洞胸 文選洞胸達腋

開胸

碎胸 毀骨碎胸

增陷胸 史記灌夫曰令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

搯胸 文選曰搯胸叩胸也

光風霽月 黄山谷曰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海

闊天高　吳草廬朱子賛心胸開廓海闊天高

心一

增釋名曰心纎也所識纎微無不貫於心也　毛詩谷風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尚書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寳也　又曰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莊子

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心為神靈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傅子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心二

增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劔口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有疾同請扁鵲求治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　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絃以自急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晉書曰顧和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捫虱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

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清格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輙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為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名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為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

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括地圖曰無滅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關四萬六千里

心三

原丹府 丹府心也 靈臺 下詳心二 無瑕 不競 士蔿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孔叔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鄙吝 非僻 世說郭林宗曰逾月不見黄叔度則鄙吝心生 禮記曰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焉 結兮 亂矣 詩曰心如結兮 徐庶曰方寸亂矣

禮制　道寧　書曰以禮制心又曰志以道寧　刀開　劒承　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之玄過於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却返

晏子春秋曰崔杼弑齊莊公以戟鉤其頸劒承其心　滌除　啟沃　老子曰滌除元覽　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包藏　測度　唐書曰猶復包藏禍心禮記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為頑　曰度　左傳曰心不則德義為頑禮記心能制義曰度

增支主　嚴師　白虎通曰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臭是其支體主也性理正心之始當以心為嚴師

靈淵　智舍　太玄經去此靈淵管子心者智之舍也

中虛　天遊　荀子心居中虛心治五官　外物論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管籥　郛郭　傅子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性

理部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

七竅　數孔

史記紂怒比干曰吾聞聖人之心七竅剖比干視其心　列傳元巳延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至生刼之巳延罵不屈與妻子俱死之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其心腹中覆墻而揜之

山嶽　鐵石

唐書建成元吉嘗贈尉遲敬德金皿一車辭以聞秦王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又曰太宗聞契苾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今何力入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也

原三千一　二人同

尚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事百君　同十亂

晏子春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哉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增一根荷　數片肉性理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也又心如穀種　篤論杜恕與宗璀書曰吾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人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數片肉相似耳何足有所明也

原忠如金石　險於山川後漢世祖指王常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為漢忠將軍　禮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匪石匪席　日拙日休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聖人無常　顏子不違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主張六志　緘縢七情　至和為性　最靈由心

心莊則體舒　心

肅則容敬　楚王蕩而祿盡　徐庶亂而計窮　中心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心四

原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　增絳宮 黃庭經心為絳宮　匪鑒 詩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心曲 詩亂我心曲　童心 左傳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 如面 左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豕心 又曰實有豕心　野心 又曰狼子野心　三心 孔叢子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　沈

心國語於心也有質直而無沈心　原懸旌史記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　虛心老子云虛其心　增湧泉列子盜跖心如湧泉　謬心又曰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死灰莊子心若死灰　刳心又刳心而學道言學道先去其心也　心齋莊子養生論顔回曰敢問心齋　蓬心又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天君荀子聖人清其天君　心神獨異志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卒　心儀漢雋皆心儀霍將軍　狗馬心史記汲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　琴心漢雋以琴心挑之　如水通鑑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心謗史記曰腹誹而心謗　心計又曰桑弘羊以心計十三為侍中　心動世説魏武帝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　如丹晉書孫秀詐稱詔斬

張華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恐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

會心 世說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間想覺魚鳥自来相親

委心 歸去来辭曰何不委心任去留

坐觀成敗 褚先生傳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

為作輕重 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萬箭攢心 天中記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臣心如面 陳書傳縡為便佞所銜譖下獄陳後主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怒賜死獄中

萬事主 通鑑曰張元素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遊畋不悅學元素上書曰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損心 劉珦多記損心

指心誓天 彙苑李抱真見王武俊武俊感其不疑乃指心

誓天曰此心巳許公死久矣　心疾又曰韋綬晚乃感心疾疾罷還第不求復用　高世心又曰張建封節度徐州温造謁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　求感陸贄夫感者誠發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也　嘔心彚苑李賀善吟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巳耳　披示心又曰賊將徐廷光再拜馬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令不遠數寸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　欲小孫思邈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　忭心漢雋忭心逆耳　熏心漢書曰虛美熏心　叩心漢雋叩心怨上　心緜邈文選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綿邈　宿心又曰内負宿心　投心又曰投心遵朝命　勁秋心又曰烈心厲勁秋　寒心文選驚恐意又愧恥也　崑玉又曰志烈霜秋心貞

崑玉 **苦心** 藝文君子懷苦心 **徑寸心** 又云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惠心** 又曰惠心清且閑 **申心** 六朝申心口上朱 **丹誠** 又曰赤心也丹誠君詎知 **煎心** 又曰一聲一囀煎心 **琬琰** 又曰徒懷琬琰心 **心九摧** 又曰心一夜而九摧 **春心** 又曰春心百媚勝楊柳 **草木心** 又曰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江海心** 唐詩別有江海心 **遊子心** 又曰寧知遊子心 **狼心** 又曰狼心猶未馴 **雄心** 又曰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 **素心** 又曰素心自此得 **幽曠心** 又曰曒曒幽曠心 **冥心** 又曰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心蘇** 又曰心蘇七校前 **理心** 韓文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錦心** 柳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鏽**

心又曰鐫心鏤心志旁睨俊逸　操心望故園賦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

心五

增論宋朱元晦論人心道心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難安或微眇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

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增銘朱元晦求其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而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

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維手防維謹獨茲常守之切切近思維以相之　張欽夫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耑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照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膽一

增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

者目之精主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　黄庭經曰膽部之宫六府精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為六府也太平經云精清成精故膽為六府之精也

膽二

原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户出入嘗之　增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始皇帝以照宫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原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世説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吳志曰吕

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增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得歸來懿宗以為同反盡生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五代史曰趙思綰反郭從義討之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思綰取膽以酒吞之曰食人膽至千剛勇無敵乃被擒　唐韋思謙傳曰思謙進御史大夫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

報天子　元史曰趙璧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名見呼秀才而不名憲宗即位名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内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膽三

增決斷　堅定　黄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茍免之意　過賁育　異楚越　魏志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程昱守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至若益昱兵過則必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

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三斗壯　千奴共　唐史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後魏書崔宏守并州胡為寇宏曰胡衆雖多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膽者也後討平之

先飲三升　何須八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升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北史李標弼弟也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弘農破沙苑敵人見之皆避周文帝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增張膽史記曰將軍瞋目張膽

一身是膽蜀志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膽薄魏志袁紹既并公孫瓚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適足以為吾奉也

析膽漢雋剖心析膽相信

如升南史侯景之為逆也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破出肝腸瞻正色又曰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之大焉

膽破齊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為膽破

舉身悉膽北史王雅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左右奮擊斬九級敵退乃還周文王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落膽溫造傳唐李祐入朝違詔進奉溫造彈之祐得罪股慄曰吾夜半踰蔡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照膽元稹傳苟非秦鏡照膽安能不

惑

膽寒　言行録宋范仲淹韓琦必欲收復寧夏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軀膽　東坡軀膽多雄偉

膽五

原論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

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萬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手一

增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玉藻曰手容恭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墨子曰令謂人曰與子冠履斷子手足必不為何則冠履不若手

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兩不成

手二

增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左傳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曰楚侵

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又曰齊魯戰於炊鼻舟堅射陳武子中手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若君見之將㱿公愈怒褚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檀弓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　又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臂國為人一手　燕丹子曰秦王斷荊軻兩手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

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漢書曰鮑永辟鮑恢為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歛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異之乃試令嬖人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脉右陰脉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康成別傳曰康成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郃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王隱晉書曰裴秀曰中撫軍伸手過

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初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来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郭文字文舉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於縣中養病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横節便絶占者以為過此貴不可言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裛之公跡愈明　崔鴻前趙録曰劉

翼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劉淵父豹毋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幽明録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否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梅檀而咒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内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惟有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瓚言曰宋王凝每寢必叉手而卧慮夢中見先靈也　梁

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畧曰梁劉之遴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元史曰石晉勒餘兵直入賊陣至日西援絶被創墮馬左脇為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砍賊死　又曰呂祜晉安人至正中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欲砍其母祜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恨矣遂瞑目死　明詩小傳曰張鳳翔生有異質落筆千萬言左手横書瞬息滿紙　又曰湯顯祖字

義仍生而有文在手　明泳化類編曰正統中祥符趙
班家居于肅愍造其第禮之甚恭一日班執于手嚙之
出血于即悟于出其孫問曰大人何嚙于手班憮然曰
于好官不得令終耳後于天順初斬西市人稱班之鑒
識

手三

原鈎文　玉塵 論語摘輔象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户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敏上公治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　王夷甫事詳美丈夫

母嚙 帝披 搜神記周暢至孝每出母欲呼之自嚙手暢心痛即馳歸 漢書鉤弋夫人兩手皆拳武帝披之手即展號曰鉤弋夫人

增雷抃 葉拱 左思吳都賦曰雷抃重淵同拊手也又抃聲如雷下詳家語師襄事

原纖纖 摻摻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詩曰摻摻女手

增毒手 尊拳 晉書初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僭帝號使名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捍覆 抃舞 荀子議兵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於胸腹也 漢雋兩手相撫曰抃

霹靂 模稜 韻府類雋褻瑛之為同州司戶名動一州號霹靂手蘇味道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

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

打賊

持盤 六帖李巨名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對奉庭謂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謂相公手打賊乎　漢雋毛遂左手持盤右手招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岐掌　枝指 摘輔象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小傳明祝允明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

原奉長者

斷美人 禮記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置酒美人鼓琵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盛而奉之

增長尺餘　重五斤 隋書曰煬帝時楊玄感反餘杭民劉元進起兵應之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表相非常陰有異志　陸餘慶善於論事而謬於判事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畫圓方　持俎豆 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世號神童　本傳

宋時曹彬週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須臾取一印人異之

手四

增握褒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注手兆如褒字也　為手　易艮為手為指　假手　書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　原執手　詩執子之手　如柔荑　詩手如柔荑　兩驂如手　詩　六轡在手　詩　不澤　禮共飯不澤手　有文　左傳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增藉手　又晉韓宣子私覿於鄭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吾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割指　班固幽通賦注管仲射小白中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　原把十文　老子手　增不龜手　逍遙篇宋人有

不龜手之藥者其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請買其方百金

原刻文 公孫述

增嘸掌 九州春秋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嘸掌而決今觀紹之兵草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繩貫 魏畧曰鮑出屬代饑出採蓬子母在家為賊繩貫手掌驅去出走斬賊奪母還

獨拳 獨異志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登岸詣一草庵有一老僧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

摸書知字 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亡手 六帖彙苑房玄齡辭位帝遣使謂曰國家相眷頼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

污吏斂手 李至遠知選事疾吏受賄多所紬易吏肅然斂手又盧渙為南海太守污吏斂手

明府手 本傳張巡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手熱 唐書

元載時委佐鄭魯楊紹段復環薛蒙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環蒙

摇手 帝欲授李訓諫官李德裕謂訓小人不宜引至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之不懌

右指黑毫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雌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爭指 柳玭纖瑕微累千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

得臣手 韻府韋仲將奏用張芝筆左伯紙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

光庭手 唐書裴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其所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疾從指入 僉載崔渾性溫恭能盡色養母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己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滿身母所苦遂愈

左右手 程知節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

死不敢去

舉手伸縮 宦者序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大尺 酉陽雜俎翟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

繡手迹 彙苑莊宗嘗問高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撫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

毒手尊拳 五代史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為書諭梁辭甚駢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相交於莫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

手弱 韻府襄王熅作亂逼名王徽及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托手弱卒不肯署

神龍附手 明泳化類編主事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舊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名其指甲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闌雷電繞船水波震

湯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耶因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

臂一

增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列子曰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賈誼策曰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陸贄曰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

臂二

增左傳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璅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隊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候果如其言　漢書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視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

歃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侯鯖錄曰晉武帝選士庶女子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名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為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三國典畧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去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又曰高歡

營主尉景執爾朱兆歡嚙臂止　彙苑曰劉之遴夢袁彖曰卿為折臂太守後果墜車折臂再為南郡太守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類雋曰王珂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他心請斷其臂

臂三

原四肘　一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也　交州記曰儋耳

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 墜馬折　流矢中 幽明録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王氣叔子掘斷之後相者再至曰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墜馬折臂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流血盤中神氣自若 增宛轉繩　綢繆記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按宛轉繩繫寶鏡一枚　史諱録明皇開元初宮人被幸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漬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其色 印手菩薩　折臂三公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捋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下詳墜馬折注

臂四

原割而盟 左傳魯莊公許孟任爲夫人孟乃割臂而盟之遂生公子般 斷而鬬 崔杼

弑莊公申蒯後至聞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曰勿納蒯曰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蒯遂拔劍呼天躍而鬬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叫而死也

齧臂辭別 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齧母臂辭別曰不為卿相不入衛郭門

齧臂為盟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帝呼單超等五人入謀誅梁冀帝齧臂為盟也

李廣猿臂 漢書

先主長臂 蜀志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增交臂 漢書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錯臂 史甌越之民錯臂左袵謂丹青錯畫其臂

齧臂 皇甫湜命其子録詩一字誤囓其臂流血

奮臂 史奮臂為天下倡始

書臂非禮 元列女傳崔氏周朮忽妻也從朮忽官平陽金將攻城克之時朮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

禮也以金賄

吏使書之紙

足一

增爾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曰足容重　韓詩外傳曰珠玉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足二

增穆天子傳曰至於巨蒐氏巨蒐氏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左傳曰齊刖鮑莊子仲尼曰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於行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史記曰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塚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

驚走左右戟逐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夫鬚髯盡白来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以杖擊王左足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會稽典録曰黄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婦寧於家遇賊畧賣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曰昌足心有黒子常言當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

為夫妻

足三

原履字　接武　增　帝王世記大禹足文履己字　禮
記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足跡也

玉趾　肉瘤　左傳楚使遠啟疆名魯公辭曰令君若步
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　三國典畧侯
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
分明如其不勝則低下至石頭之役瘤隱肉中　匍匐

箕踞　詩曰誕實匍匐手足並行之貌　刺
客傳曰荊軻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胼胝

蹊蹬　李斯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　蹀足　跬步　文
漢書曰又苦蹊蹬足不可行狀　選
按步也蹀足循廣除　楊子　重繭　乘輿　穀梁楚欲
曰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攻宋墨子

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 元列傳許扆不事生產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其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

黿文 **龍脚**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黿文又漢書宣帝足下黿文又後漢書李固部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頂角匿犀足履黿文 天中記馬希範二脚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脚人或誤觸則終日頭痛

摩足 **抵額** 漢書張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元列傳張禁字世輝狀貌奇偉嘗從軍為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

蹻足 **旋踵** 戰國策曰亡可蹻足而待 漢書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足疾 **脚病** 明皇雜錄姚崇為相張說懼譖毀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問何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出入王家恐為所毀故憂之耳

類雋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陶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病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

足痺　**脚短**　五代史帝名王巖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世說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病廢　**疾辭**　類雋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苻堅陷襄陽素聞其名與繹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　類雋曰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鄭權持節使回鶻告哀權以足疾辭不許肩輿就道

獻玉刖　**墮車傷**　下和事詳玉　類雋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足四

原震象　易曰震為足

不失　禮記君子不失足於人

不良　左傳郤克足不良

斬而足　左傳曰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曰必斬而足

增纂蹶軶　穀梁傳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衛謂之輒

曳足　韓子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髀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也

斷足　古史考龐涓以法斷孫臏兩足指

裹足　戰國策曰杜口裹足莫肯向秦一曰遠行者必裹足墨子裂裳裹足不滿十日而至

搖足　史記曰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躡足　史記曰躡足行伍之閒

疾足　史記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頓足　漢書頓足起舞

累足　漢雋脅肩累足

皆懼甚貌

託足又曰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

蹻抗又曰若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皆舉也

曾蠆又曰蠆足下起皮如蠆也言遠行

跬步文獻跬行按步武

伸脚局下王濟事詳面一

躄疾多忌南史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躄疾人有餉屐者以為戲己大被嬿責劉繪箋云智不及葵亦忤旨

洗脚致敗本傳梁陰子春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在梁以洗足致梁州敗

福手福足彙苑隋末賦役重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

酒濯類雋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即市斗酒濯足於旁衆異之

足下黑子明皇雜録安禄山初為張韓公帳下廝役韓公嘗令禄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禄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韓

公奇而玩之益親厚焉

自折足 類雋藩鎮李師道浮圖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平地跌傷 彙苑馮道嘗戒明宗曰臣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陷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皆頭昆脚 尚書故實杜牧頻干於宰執求小儀小秋皆不遂忽夢一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比部員外

不足伸脚 唐史周智光為同華節度曰地狹不足伸脚

嘉足力 五代史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王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

力乏不拜 又曰呂琦廢帝發怒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

整容匠 泳化類編明太祖時

整容匠杜銜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體之遺豈敢狼籍謹將歸藏上曰汝如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䧏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命為太常卿

髑髏一

原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顱謂之髑髏

髑髏二

原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棰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增列子曰列子適衛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原䰠畧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閒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續搜神記

曰永嘉五年張榮為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
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　十餘丈樹顛大
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土人皆惶恐並
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来曬人
袍鎧馬毛鬛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然
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廣州記曰盧循襲
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巳而循除諸燒骨數得髑
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

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增瀟湘録曰洛陽牟穎郊外葬一枯骸夢人来謝云我本強寇為同輩見害感公掩藏故来謝君若能容我棲託每夜祭我我當應君指使及覺試禮之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我必應聲而至也穎潛令盜人財物無不應聲遂至穎見鄰婦美色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夜半踰垣而至穎擕之而逃

髑髏三

增詩宋黄庭堅髑髏詩曰黄沙枯髑髏本是桃花面如
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擊美目巧笑倩無脚
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後村詩話曰劉貢父詠史云自
古邊功縁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黄金印惜
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
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原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旁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

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来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氷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

傍余乃俯仰咤歎告於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
原野骨暴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衰殮以棺槨遷
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
温色素髗昔以無良行違皇乾来遊此土天奪我年令
我全髗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
黄泉余乃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絶令
宅子后土以為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别
原說魏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濵步乎蓁穢

之數蕭條潛虛經幽蹊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
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披堅執鋭斃
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
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
以通情於是怦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
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
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時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
之說也夫死之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

無形為主而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像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予則行矣余

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瘞以丹土翳以緑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形貌一

增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臟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

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鈐　易說卦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形貌二相似附

增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傴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恵史魚反角　孔叢子曰安釐王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梗梗亮直之丈

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圓臣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終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冊府元龜曰淳于髡齊之贅壻長不滿七尺　又曰鄒忌修八尺身體昳麗又曰田文為齊相封孟嘗君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

視之乃渺小丈夫爾　又曰漢張蒼為秦御史亡歸沛公畧地過陽武蒼當斬解衣伏鑕蒼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後至丞相　又曰金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又曰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又曰息夫躬容貌偉麗為衆所異　又曰後漢東平王蒼腰帶八圍　李通父守為王莽宗卿師身長九尺容

貌絶異　又曰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班超字仲升為人有大志不修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馮勤曾祖父揚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嘗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聲如洪鐘　又曰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　又曰高獲字敬公為人尼首方面　又曰公孫瓚遼西人為人美姿貌大音聲　又曰劉表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　又曰馬騰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　又曰魏司馬朗祖父俊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又曰滿寵子偉以格度知名偉子長武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

武奮皆長八尺　又曰許褚長八尺餘腰帶十圍容貌雄毅　又曰蜀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又曰吳諸葛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大口高聲為大將軍　晉起居注曰元帝瑯琊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册府元龜曰晉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令之顏子也　又曰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後至步兵校尉　又曰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

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至司徒　又曰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三徵七辟皆不就　又曰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　又曰郗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重之以為有藩伯之望　又曰桓温生未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

又曰前趙劉義孫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

及長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

曜偽立為太子　又曰後秦尹緯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魁梧爽氣姚萇以為尚書僕射　又曰前燕慕容恪字

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深沈有大度皝末之奇也年十

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輙經

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及慕容儁嗣位以為侍

中錄尚書事　吳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

特體有龍文寛雅沈深喜怒不形於人　冊府元龜曰

南齊袁彖為侍中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移步　又曰房法乘為交州刺史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時嘗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又曰陸慧曉為吏部郎孝武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又曰呂僧珍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又曰梁張緬尚富陽公主年十七歲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後至侍中

又曰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何敬容為侍中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凡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又曰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後為奉朝請上表辭祿　又曰後魏蕭正表字公儀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後至司空　又曰裵禮和為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

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　又曰後周慕容比頤為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圍　又曰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黄門侍郎　又曰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又曰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陳使江總目送之曰即河朔之英靈也　又曰竇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　又曰韋藝為營州總管容貌瓌偉每恚

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李景字道興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為右武衛大將軍　又曰劉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後至員外將軍　又曰唐楊慎矜為御史中丞及兄慎餘為少府少監慎名為洛陽令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

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也
又曰李嘉寵冀州人其形長八尺五寸開元中本州
以獻敕曰李嘉寵土風所育體幹出羣因其器用之宜
俾在人門之次可武衛長　又曰安祿山垂肚過膝自
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明皇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
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檯挽其身方能移步明
皇令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祿山所乘驛每驛中間築換
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簡祿山所乘馬以土載五石能

駃勝致即以髙價市之餘飼以待之鞍前更連置小鞍以乘其肚　又曰郭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後至太尉尚父　又曰盧文紀為太常卿形貌魁偉語音髙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清泰帝為岐帥以主禮待之覩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　宋王欽若本傳曰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書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

事不遠矣　澠水燕談曰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府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船至八百里邨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元史列傳曰烏葉爾沙卜珠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　又曰史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又曰史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駢脇力絶人又曰郭德海字大洋姿貌奇偉通天文兵法後以功遷

右監軍　又曰王善姿儀雄偉其音若鐘後官兵馬副都總管　又曰史天澤字潤甫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絶人後官至平章軍國重事　明列朝詩傳曰寧獻王高皇帝十六子生而神姿朗秀白晳美鬚髯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　又曰陳獻章正統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絶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　又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筓也宗藩貴人爭負視所至

人遮道弗得過後至中書舍人　又曰劉繪嘉靖進士長身閃目高準修髯好讀左氏書縱横家言擊劍蹵鞠挽六鈞弓撾鼓亢歌喜通輕俠　又曰陸粲字子餘疎眉目美鬚髯面骨稜稜起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　又曰俞允文字仲蔚白晳美風神秀眉目䫉頰飄鬚病頭風暑月恒御氊袷稍寒加以貂帽客至隠几焚香竟日無凡語　又曰瞿汝稷以父任官至太僕寺少卿致仕狀渺小起家孤生以名節自厲凛不可奪居官著

清望　相似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臯陶其肩似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似靈帝八歲而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殺戮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

其曾祖故名曰位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内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柯都顔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晉書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亮有盛德於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謂瞻不死故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君因此思克復以扼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已入則共寢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

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悦　檀道鸞晉陽秋初議以吴隱之為黄門郎而隱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唐書曰王孝傑高宗末西討吐番為賊所獲吐番賛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

禮　澠水燕談曰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形貌三 影 相似附

原駢脇　銳頭 左傳曰晉公子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浴薄而觀之　史記平原君曰武安君頭小而銳

奇表　德容 本傳後漢李固字子堅貌有奇表頂角匿犀足履龜文　老子曰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　奇偉　魁岸　史記留侯贊曰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貌如婦

人好女　江充詳容儀注　增　虎目　龍顏　列女傳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

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厭也　別傳管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體方　法貴

上詳形貌一　蜀李書武帝生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

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　嘉容　淑貌　左傳在咸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六朝淑貌曜皎日　委形　肖類　莊子吾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　漢雋人肖天地之

類　頹形　彫容　六朝虎皮褐以頹形又撫彫容之日頹　倚玉　連璧

晉書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世說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

癡狂 纖瘦 類雋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 談叢李賀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

原肖天地 交陰陽 漢書肖形天地肖類也謂圓首象天方足象地 禮記云人陰陽之交五行之秀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增春月柳 玉筍班 世說曰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類雋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朝士中號為玉筍班

義勝故肥 體羸禁語 韓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事文衛玠多病體羸母嘗禁其語

河目龜文 龍犀日角 彙苑注曰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公侯之相 又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

言帝王之相也　五柱入頂　伏犀起蓋隋高祖事詳頭四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彙苑君相之相也　原影合虛　端表仙人與虛合體故日中無影雪中無跡　欲影之直必端其表　隨形　顧步若步影隨形也世說何晏自喜行步顧影　服丹無　處陰滅韓終久服丹無影人有惡影而走者不如處陰而影滅　原相似匡圍　晉獲論語曰子畏於匡蓋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趨而圍之陽虎陽貨也　公羊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為晉獲也　如吾面　是後身左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孕二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尚有典刑　相與師事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相與立為師師事如孔子

形貌四

原熊虎之狀 豺狼之聲 左傳越椒 增七寸短人 漢武故事東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名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

短小精悍 彙苑注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於事 弔喪監廚 類雋或問禰衡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使弔喪稚長可使監廚注荀但有儀容趙有大腹健啖肉故也

天

質自然晉書嵇康雖土木形骸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耳

忽肥瘦說苑庾公過周伯仁周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重八百斤事文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形陋彙苑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世以功為中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草帶移孔梁書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乃與徐勉之陳情言已病數旬草帶常應移孔欲謝事求歸老之職勉為請三司之儀帝不許

狀貌無憑南史庾杲之傳庾曇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曇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至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縱理入口竟保衣

食而終

麒麟楦 朝野僉載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無德而衣朱紫與麒麟何異

體肥而舞 類說中宗復位祝欽明為祭酒帝與羣臣宴自言能八風舞帝訝之欽明體肥貌醜據地搖頭睆目帝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

鬼面藍色 盧杞

神觀邁爽 本傳裴晉公纔中人而神觀邁爽其自贊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

侏儒 彙苑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小若以貢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

異曰必貴 又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銅筋鐵肋 天中記鄧弼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以力雄人泰定末德王薦之會丞相格其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

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藁死三尺蒿下命也乃入王屋山為道士

堂堂五代史華温琪少從黄巢為盜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輙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

没字碑又曰安千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為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没字碑

曲如鈎續世說五代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列得封侯膊上曾無項胸前別有頭

陽煦玉色宋史王曾姿質端厚楊億目之曰王君陽煦玉色宗廟器也

盛肥丁瘦歸田錄盛文肅公豊肥丁晉公踈瘦時語盛肥丁瘦

既貴而肥談叢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

貴亦枯瘦又曰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

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

蒸肉山 詩話宋黄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末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如玉山之蒸

身品短小 事文淵英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豐頤廣顙 元列傳謝仲溫豐頤廣顙聲音宏亮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

令器 元史王克敬幼奇穎嘗戲道傍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姿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後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類大俠 小傳明黄魯曾字得之正德舉人長身修髯狀貌類河朔大俠父授產千金悉以置書其學無所不窺

軀幹豐偉 小傳龔士驤膂力過人能挽百石弓軀幹豐偉與夫為喘息汗下跳躍超距輕蹻少年弗如也

體有四乳 明小傳明倪

謙生有奇質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歷編修至尚書

原影衆魍魎問 影莊子云云

老人子無 影詳老人

原相似惟肖 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肖似也

詐降 史記曰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左纛詐稱漢王出降項羽

增優孟衣冠 又曰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

兄弟相似 陳國張伯喈弟仲喈相似妻子不能別

形貌五

增詩朱彥時賦黑兒詩曰世有非常人實惟皮元士禀茲至緇色内外皆相似行如驪馬騣立似烏牛峙忿如

鸜鵒鬬樂似鸕鷀喜 李白有詩嘲杜甫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如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增說陸龜蒙雜説曰談生云崔小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来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

平脇曼膚顔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神彩容儀一

增詩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静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愊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㤳然懾然若不還

神彩容儀二

增左傳曰邾隱公来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直

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又曰薛宣好威儀容甚可觀　東觀漢記曰上過頳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世祖東廵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帝善之勅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

朝之淵藪齠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　冊府元龜曰後漢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為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效　冊府元龜曰魏何夔曾祖父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

為謁者賛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夔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後至太僕　蜀志曰魏文帝察黄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權舉止顔色自若　魏志曰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蜀志又曰彭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恣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為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

幹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忘也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　吳録曰滕胤為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修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會稽典録曰賀卲善儀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跌坐常著襪希見其足　顧譚傳曰譚字子默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嘗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

日不言　三輔決録曰竇叔高為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絶衆天子異之　世說曰太尉王衍總角時嘗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歎者良久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恐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頽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来軒軒若朝霞舉　顔含别傳曰顔髦字

居道舍之子也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顔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别傳曰邵字敬倫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貌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雅標貴明鬚眉俊音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徧覽羣籍尤長隷書

册府元龜曰宋謝莊太常弘微之子韶令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虚也哉　又

曰南齊褚淵字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甚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　又曰何戢為吏部尚書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又曰梁到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後至金紫散騎常侍　又曰馬憲年十四為國學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彩　又曰劉訏尚書郎何烱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　又曰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

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又曰陳謝括美風儀舉止醖藉襟懷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風神凝遠通達有儀鑒容止醖藉動合規矩

類雋曰唐温彦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明皇雜錄曰帝拜蘇頲為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帝因制中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言其父名宜易之嵩不悟但改寶為珍帝見擲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髯　又曰上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奏源乾

曜公清有吏幹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類雋曰馮定偉儀觀與兄宿齊名人方漢二馮文宗詔以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於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　彙苑曰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明詩小傳曰孫一元棲太白之巔稱太白山人風儀秀朗蹤跡竒譎元巾白袷以鐵鶴瓢自隨所至傾動士大夫　又曰陳東字約

之董侍郎有愛女不欲壻凡兒張尚書為言約之侍郎名見垂髫敝衣膚神玉暎叩之無不應試之詩文揮筆如雲烟侍郎大喜剋日為婚　又曰周復俊嘉靖進士器度純雅風神韶令弱冠與王同祖顧夢圭稱崑山三儁

神彩容儀三

原巖下電　塵外物　世說王戎字濬沖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世說王戎曰王衍神彩高徹如瓊林瑶樹自是風塵外物

叔寳清　夷甫儁

世說晉謝尚論中朝人物劉惔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
清為有識所重如此 世說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王
澄曰兄形似道 閑雅 白晳 史記曰司馬相如車騎
而神鋒太儁 雍容閑雅甚都 漢書
曰霍光白晳踈 如鐘 為玉 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
眉目美鬚髯 鐘 裴楷字叔則為吏
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 氣
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為玉人 增 挺特 魁秀 挺
特不俗 彙苑注 踈神 峙玉 莊子虛己踈神 彙
魏謩姿表魁秀 苑注鄭畋姿采如峙
玉 屬目 踈觀 彙苑注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
縉紳皆屬以目 又曰崔敦禮善辭
令進止觀 為容 宜相 彙苑陳叔達善為容 又曰
者皆踈 蕭至忠出為晉州刺史治有
名默毀遺大臣來朝見至忠風彩逡巡 秀偉 嚴峭
畏俯謂人曰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

蕭得聖姿宇秀偉氣孤峻彙苑韋斌容止嚴峭

軒秀 瓌秀彙苑嚴挺之姿質軒秀又曰呂元膺姿儀瓌秀

都雅 峻整彙苑張均舉止都雅帝悅之又曰王播儀矩峻整著稱於時

整峻 雍閑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人目曰飣座梨言座所珍也裴休為人蘊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

自安 不煩魏元忠始以諸生見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裴諝性通綽舉止不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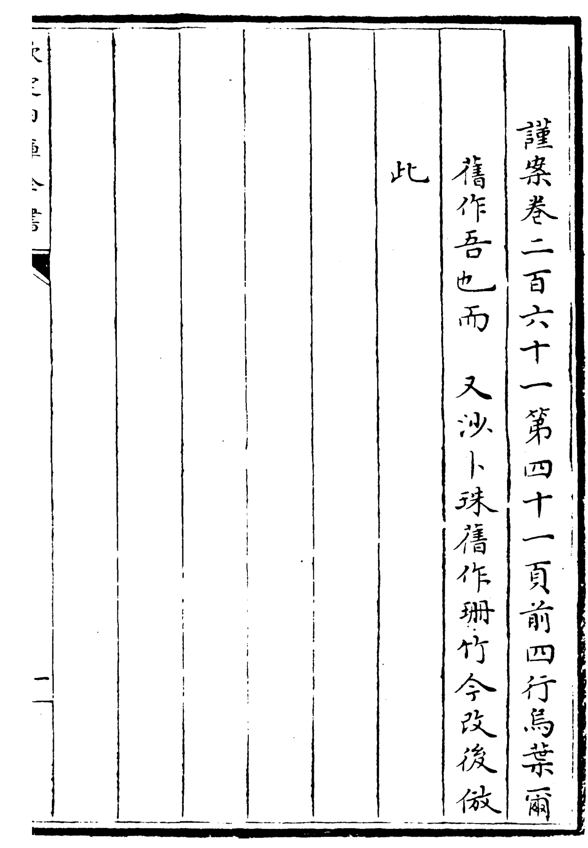
爽邁

嚴偉裴晉公詳形貌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崔從為

秀爽 凝遠趙彥昭風骨秀爽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並彙苑

風度高嚴 神彩軒異劉伯芻趙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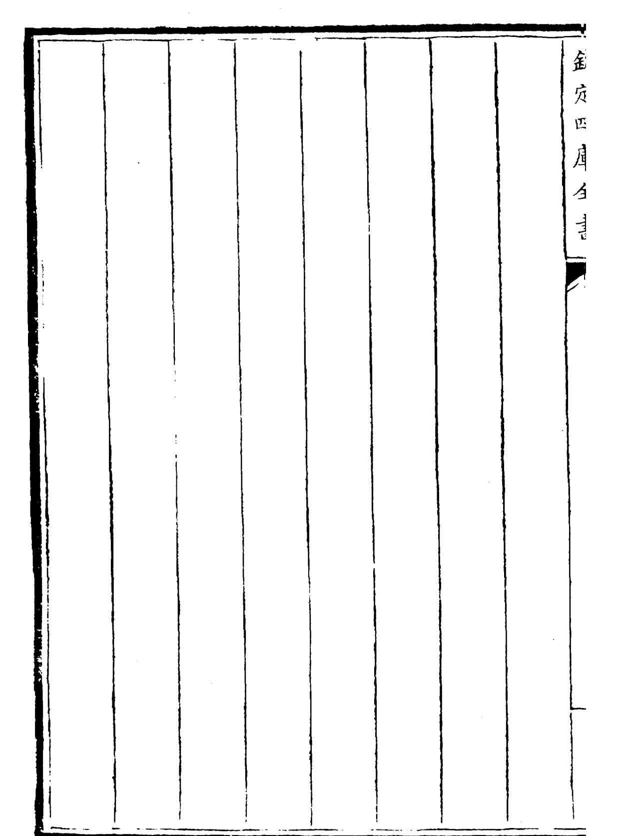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謹案卷二百六十一第四十一頁前四行烏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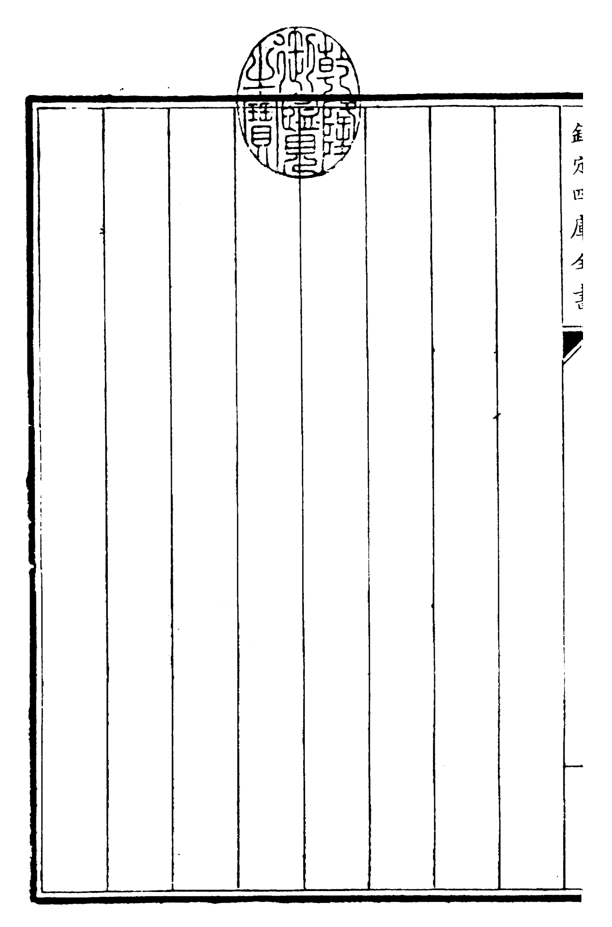
舊作吾也而　又沙卜珠舊作珊竹今改後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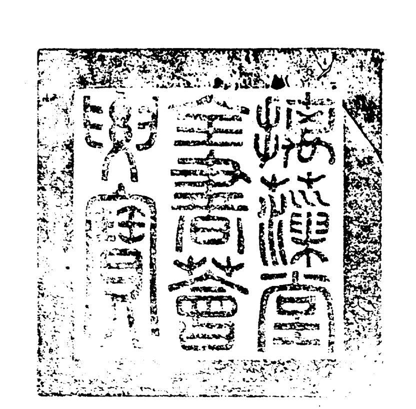
此


欽定四庫全書

謹案第四十一頁後五行陳獻章刋本獻訛憲據

明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繆引吉